

新
唐
書

四十

卷之四

一

二

三

四

〔史四十二本衲百〕

宋本新唐書

四十冊

翻刻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欽定四庫全書
欽臣列傳第二百四十八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救撰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爲給事中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善心爲宇文化及所殺敬宗哀請得不死去依李密爲記室武德初補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脩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戶俄改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羣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笑自如貶洪州司馬累轉給事中復脩史以勞封高陽縣男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劇岑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破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詔令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爲民

不復用敬宗爲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今一槩被罪疑洗宥有
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饗賓遂以女
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爲弘文
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
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
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
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閤頃拜侍中
監脩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問侍臣
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
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
將伐昆明實爲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
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
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无
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盛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右相辭疾拜

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泰山以嶧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立此謂帝丘何也德立不對嶧宗僞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寔淀所滅后緡方偃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旣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子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道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淤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淤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洙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

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涑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涑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竇之不彊不亦善乎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爲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无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酋龐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

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揔知之賞賚不勝紀
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
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昂烝之敬宗怒黜虞奏斥昂嶺外久乃
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祿卒年八十一帝爲
舉哀詔百官哭其第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諡曰繆其孫彥
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
諡繆醜況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
省雜議更諡曰恭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
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荅曰渠父不如昂父
後又納婢譖奏泳彥伯嶺表遇赦還累官太子舍人旣與思古有
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仇耳彥伯慙而止垂拱中詔
敬宗配鄉食高宗廟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爲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大亮

巡察劔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
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爲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
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
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
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進弘文
館學士爲長孫无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
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癭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
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
即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
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
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戾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骸大
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
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
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永徽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封廣平縣男又兼太子右庶子爵爲侯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鞠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未幾進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河間郡公詔造私第諸子雖桀負皆補清官初杜正倫爲黃門侍郎義府纔典儀及同輔政正倫恃先進不相下密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反爲所誣交訟帝前帝兩黜之正倫爲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明年召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更葬其先永康陵側役縣人牛車輸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爭賄遺葬日詔御史節哭送車從騎相銜帷帟真帳自霸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輜輶芻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無與比者房王出閣又兼府長史稍遷右

相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旣謫普州丞削去義府銜之又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貞觀中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脩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委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搢紳共嗤斬之號曰勲格義府奏悉收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後雖益衰猶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旣主選無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貞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壻撓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

然變色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瞿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會術者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十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裒索殊急居母喪朔望給告即羸服與元紀出野馮高窺覘災眚衆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賊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嶺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壻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廷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壻尤凶肆旣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内外乃安上元初赦妻子還洛陽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崔義玄益州大都督王德儉袁公瑜魏相二州刺史各賜實封睿宗立詔傳少子湛

見李多祚傳

傳游藝臺衛州汲人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上書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擢給事中閏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即拜鸞臺侍郎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爲冬官尚書游藝嘗夢登燁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探后旨誣殺宗室復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旣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爲千牛直長舅姜皎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爲姻家而乾曜子玢爲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即授以諭德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絀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時武惠

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
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
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
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擿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旣相重德
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
尋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子鄂王光
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
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
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
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
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
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
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
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

備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
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
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
磐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
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
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爲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
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
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
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及帝將立
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
不得立太子旣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
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
林甫計黜杜艮娣之父有隣與婿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
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

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未幾擢濟陽別駕魏林使
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
甫數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
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
勲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備爲豹傷面甚荅
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
內外無其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帝
春秋高聽斷稍怠馱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
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疊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
先餉遺左右番伺微旨以固恩信至喪食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
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旣崖
穽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
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
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數

興大獄衣冠爲累息適之子雪嘗盛具召賓客長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柰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采采女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摠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俄兼隴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節度加累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三百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旣罷兵部侍郎盧綯按轡絕道去帝愛其醞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綯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綯懼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綯繇是廢於時有以材譽聞者林